

一生勤治学 半世育桃李

——缅怀刘其洵老师逝世五周年

□ 张国彪

时间过得真快,我尊敬的刘其洵老师已离开我们整整五年。今年的4月19日,是老师逝世五周年的日子。五载春秋流转,他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,想起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,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
刘老师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,也是我求学路上的引路人,更是吕梁教育界令人敬仰的前辈。他曾任吕梁教育学院数学系副教授,一生深耕教育,桃李芬芳。他坎坷奋进、矢志育人的一生,始终如明灯照亮后学之路;他身上彰显的治学精神、师德师风与家国情怀,早已成为吕梁教育事业发展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上高中时,正值特殊年代,“反潮流”“交白卷英雄”盛行,“学好数理化,不如有个好爸爸”成为一时论调。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,刘老师也从不采用枯燥的题海战术,而是用生动比喻、严谨推导、深入浅出地讲解,为我们打开数学世界的大门。他从生活中寻找数学踪迹,引导我们思考、激发我们兴趣。讲数学极限趋于零时,他引用古语“一尺之杆,日去其半,万世不尽”和“天安门上挂国徽,国徽里面有个天安门”,具象化阐释,引人无限遐想;讲到函数极大值,他叮嘱我们运算务必细心,举例某单位建楼因设计漏算一个√3,致使竣工后顶层无法使用……同班同学高吉生曾感慨:“听刘老师讲课,胜过一场精彩电影。”同学们深有同感。后来我才知晓,这般深厚扎实的教学功底,源于他一生勤学不辍——他虽仅受过八年正规学校教育,却凭借自身刻苦钻研深耕数学领域,曾得到数学家华罗庚的指点,与陈景润同室研讨学问。

我自幼喜爱数学,深得刘老师器重。记得有一次我外出参加乒乓球集训,耽误了一段文化课的学习,周六试卷下来,单元测试只得了70多分。这是我上学以来数学考试的最低成绩!我难以抬头,晚上辗转反侧,无法原谅自己。第二天是星期日,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,早饭后我打着伞,拿着试卷来到刘老师家中。刘老师关切地跟我说:“数学知识如链条,环环相扣,步步相连,一步差,步步差。”他还勉励我,不怕这次考分低,就怕你认识不到位。在数学的世界里,没有

跨不过去的坎,只有不肯坚持的人。他的这些话醍醐灌顶,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兴趣之门,从此,学数学、解数学题成了我美好的乐趣,数学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。1977年恢复高考,我虽然在农场插队,又要照顾病中的父亲,没有时间复习,但当年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科院校。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,我第一个想分享的人,就是刘其洵老师。那时我还不甚了解,刘老师的求学之路竟然如此艰难坎坷。

刘老师1935年11月10日(农历十月十五)生于山西离石城内一个开明绅士之家,其父刘敬德是清末秀才、山西大学第一届毕业生,创办离石小学堂并任首任校长,还曾担任山西省议会议员、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委员等职,抗战时期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兼为根据地军民行医。1938年2月,日寇铁蹄踏离石,他的童年被碾碎,跟随父亲同抗日民主政府辗转流离,虽未能上学,却在父亲的教导下启蒙识字,聆听传统美德与民族气节的故事,自幼便埋下了家国情怀与修身养德的种子。1947年12月,父亲辞世,家道中落,孤儿寡母的他随母亲摆摊糊口,却始终没有放弃求学的念头。1949年10月,14岁的他发奋就读于离石城内小学,凭借聪慧与勤奋连续跳级,在赵承琳、张凯昌两位老师的点拨下,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,从此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。1955年7月,他从贺昌中学高二班毕业,高考成绩已达心仪的南开大学数学系,但因政审未通过,只能被山西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。由于对数学的热爱、执着,他休学赴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考试,于1956年12月被录取,先后任见习员、实习研究员。

在中国科学院的岁月里,刘老师一边努力工作,一边勤奋学习,以工作人员身份在北京大学旁听,进修大学数学专业主要课程,还曾在北师大教师进修班学习,为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培训班辅导数学。1965年起,他响应国家“建设三线”号召,先后辗转成都中国科学院西南电子研究所、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504研究所(后并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,首任院长为钱学森),在电子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,为卫星通讯、声呐探索作出了

应有贡献。长期在外工作,让他落下严重胃病,也无暇顾及老家离石的母亲及妻儿。1971年5月,他忍痛舍弃了热爱的科研工作,将十多年积累的万余张知识卡片含泪留给了同事,调回母校贺昌中学,成为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。这也让我们有缘、荣幸成为他们的学生。

在贺昌中学,他先后教初中数学、高中数学,以其丰富渊博的学识、通俗易懂的讲解、妙趣横生的比喻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,也让无数学生终身受益。1978年5月,他调入吕梁地区教师进修校,为全区中学教师培训班授课;1979年至1983年,他在吕梁师专数学系任教,带领学生在全省统考中取得优异成绩;1983年后,他在吕梁教育学院数学系任副教授,先后讲授高等代数、逻辑代数、线性代数等多门课程,教学效果突出,1987年被评为“山西省高校函授模范教师”。1986年,学院领导曾让其主持数学系工作,他却为专注教学婉言谢绝,并推荐优秀年轻教师担任系主任。1995年12月退休后,他退而不休,继续兼任吕梁电大、北京广播学院吕梁函授站的数学辅导员。从1971年5月起,至2021年7月,他从教40余年,为吕梁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,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。

毕业后,我们班里多次聚会,刘其洵老师都应邀参加,他每次讲话依旧风趣幽默。最后一次听刘老师讲话是2019年10月,那是我们高中27班毕业45周年聚会,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,却精神矍铄。他在座谈会上讲:“人生七十古来稀,七十岁是一个坎,过了这个坎,就可称老朽,生命就‘朽’住了,不动了,可谓长生不老。祝愿大家都能过这个坎,永远‘朽’下去。”这语雅兼、饱含哲理、风趣幽默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……那时的我,从未料到,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聆听他的教诲,成为我永恒的珍藏。

天有不测风云,在我们聚会后的第二年春季,刘其洵老师溘然去世,享年87岁。刘老师去世后,从师母和他的遗物中,我们才真正完整地了解到他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——那些坎坷的过往、坚守的初心、无私的奉献,这些事迹也被写

入了刘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上的“刘其洵先生生平简介”中。今天,我把这些珍藏多年的往事与简介中的核心片段整理出来,再次表达我对刘老师的深切缅怀,也便于大家对刘老师的人生经历、处世哲学、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有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了解。

刘老师的一生,是历经坎坷、自强不息的一生:幼逢国家贫,青年求学几经波折,中年弃研从教,晚年多病仍乐观豁达;是勤奋好学、痴迷数学的一生:退休后床头常放数学题集,时常翻看演算,自谓做“脑保健操”,终生勤学善思;是师德高尚、甘于奉献的一生:学生遍布各界,却从不因私事麻烦他人,毕生倾心吕梁教育;是勤俭立身、言传身教的一生:一件中山装穿三十余年,夫妻相敬如宾,以“流自己的汗,吃自己的饭,自己的事情自己办”教诲子女,将儿女培养成才,孙辈亦好上学上进。

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却豁达乐观,以纯粹高尚的品行,生动诠释了“为人师表”的真谛。他是一位纯粹、高尚、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是一心为学生的良师,更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前辈、益友。

“一生坎坷苦求学为人耿介,半世从教甘奉献桃李芬芳”这副挽联,正是刘其洵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。他以坎坷磨砺意志,以勤学成就学识,以奉献诠释师德,用一生坚守,为吕梁教育留下宝贵精神财富,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树立了精神标杆。

斯人已逝,风范长存。在刘老师逝世五周年之际,缅怀他,不仅是追忆教诲之恩、有人之功,更是传承他笃学不倦的治学精神、无私奉献的教书初心、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。愿先生精神如明灯长明,激励更多教育者坚守杏坛、潜心育人,激励广大学子勤学笃行、向善向上,在新时代勇担使命、砥砺前行,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生,续写吕梁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。

为人师表,薪火相传
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
我永远缅怀!

大院里的德孝文化

□ 李怡萍

无论什么时候,在每个人的故乡,总有一个院落时常在心头闪现。大院作为中国北方特殊的存在,它始终是我们心灵深处浓浓的乡愁。

我曾先后去过运城和西安的李家大院,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而在孝义大孝堡村明清一条街,也有一座李家大院,它与其他李家大院一样,它承载着先祖们“诗礼传家、行善积德、行孝崇义”的家训,存放着几代李氏族人的家国情怀。

李家大院坐落于大孝堡村,是清末举人、先贤晋商李元晋的故居,为砖木结构的明清传统建筑。过去的李家大院有多处院落,共有大小71间房屋,是规模较大的宅院。历经百多年的岁月变迁,有的院子破落毁塌,保留下来的部分经过家族后人几次修缮,才有了现在的样子。这是一个文脉延续百年依旧保存完好的古院落。在大院正门上方,有“高风亮节”的字样,寓意深深地反映了李家代代相传的家风。

走进院子,便走进了李家的历史。

据《李氏文化》记载:“远在明洪武初年,大孝堡李氏迁始祖李成甫于金陵丝巷巷征入伍,随军北征。一路征战至孝义,屯兵于西乡下坞头,在孝义扎下了根。后东迁大孝堡,开始了家族的繁衍生息。李氏传二十五世,育子孙万人,遍及祖国各地。”

李氏后人继承先祖农耕造风,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,家境慢慢好起来。清末举人李元晋的父亲李映湘靠农业起家,在本村有土地千余亩,李元晋中举后,又向周边村庄购置土地,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。李元晋依托农产品,开设了“百逢源”“德兴厚”“义裕恒”“玉和成”等多家钱庄、商号,在天津、北京、大同、宁夏等地均有分号。

有了丰厚的资本后,李家开始广做善事,声名鹊起。民国初年,孝义遭受了一场大旱,庄稼颗粒无收,老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。在外经商的李元晋知道消息后,赶回孝义,打开自家粮仓,救济灾民。他的善行义举被老百姓记在心里,至今广为流传。

我穿行在每个院子,感受前辈留给我们的硕果遗风。

进入大门的墙壁上,挂着几块牌匾,上面对大孝堡村及文化园的创建与修缮、德孝文化园、红色孝义等有详细介绍。东院朝西院门上有一横匾,上面刻着由主人书的“遵孔马训”字样。据李氏家族管委会主任李景耀先生介绍,此为李元晋书写,体现出以德为重的治家思想。

东院南厅临街,是待客厅,墙上挂有李氏后人以书法的形式写的道德经等内容,东西两边是签名墙,来自各地的李氏族人会在上面签名留念。待客厅曾悬挂有“急公好义”“克济时艰”“保障桑梓”等牌匾,这些牌匾,有的是周围村民送的,有的是官府赐予的,足以说明当时的李氏家族因广行善事而被授予盛赞。

现在,待客厅门楣上挂有一木牌匾,上面写着“文鸣会”三个字,由著名作家、马誉炜将军所题。2020年6月,古老的李家大院内,廊廊优雅,绿树间灰砖红墙,院内聚集着从远近各地赶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,大家怀着兴奋和期待,共同见证了“文鸣会”揭牌仪式。据张琪亮先生在《弘扬光大“文鸣会”精神》一文中介绍,最早的孝义“文鸣会”成立于四百余年前的明嘉靖年间,由霍冀、张芹、梁明翰、张文、张艾五位儒士共读书于大孝堡村的普化寺,每月六次聚会,他们把各自写成的文章诗篇读给其他四人听,听取他们意见,取长补短。后相继科考及第。“文鸣会”是私人设立的读书讲学场所,曾红极一时。这里存放着“耕读传家”的祖训,传诵着人生抱负,寄托着家国情怀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书院或者读书会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

为了继承古代文鸣会流传下来的文化底蕴和内在价值,大孝堡有识之士李景耀先生牵头成立的“莱西文鸣会”,正是身负延续古代书院的文化功能建立起来的,它与古代文鸣会遥相承接,通过讲学、研学、研修等功能,而今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

德孝厅悬挂有皋陶的《皋陶谟》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唐玄宗校印的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二十四孝》等版面,还陈列着古城诗社老师们以诗词的形式书写传统孝道故事。乡贤厅则展览有李氏老照片以及先祖创业守业的故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家具、老物件,老的宣传画、挂镜,各种文书契约、票号支票等等,各类形式多样的展陈展品,显示了博大精深李氏文化。红色文化厅展有红军东征、解放孝义、晋孝战役等内容。

李家的每个院子,门内有匾额,有浮雕,有木刻,斑驳的字样透露出浓郁的沧桑感。“行孝明义”“诗礼传家”“德世为重”“孝感天下”“上善若水”等作为祖训家风刻在院落的墙上,从多方面表达了李家为人处世的态度。

西院正房为马烽文化展馆,展有著名作家马烽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、文学著作及纪念文章,集中展示了其成长、革命、文学创作、文学成就历程。西院南房为乡村记忆厅,东房为碑拓厅,西房为书画厅。每个厅都经过精心设计。那些关于教育后人修行学好的内容,使我明白了,李家祖上在修建院子的时候,既要通过能工巧匠的手用民间艺术来装饰每一处地方,又要借这精致典雅的形式教育后人。

而今,李家大院已成为德孝文化园,也是青少年游学之地。正德厚成,臻于至善,要想让后人尊崇纪念,其行必有殊勋,其品必有盛德。这些,世世代代的李家人做到了。李家大院与李家人所走过的德孝时光,在岁月的醇藏下,永远散发着悠悠的清香。

别样的事物(组诗)

□ 李峰

别样的事物

早晨的阳光里,不再雄心动物,不再有发动机的声响,像个假面的舞具,露着阴冷的笑。这样的想法,持续得越久,阳光越疲乏,越没有灵魂树上的麻雀,从这棵跳到那棵,在烦躁中消磨着时间,没完没了地鸣叫,一点也不再动听像一群怨妇。公交站牌下,依旧等着很多人,大多年迈衰老,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,有气无力地拖着时光。斑驳生锈的站牌,打着一群风雨飘摇的人,有上有下,有生有死。晨光中,无精打彩的我把早晨的光线,装进麻雀的褐灰色皮囊里,远远地观望那个公交站,那个上下与生死的切换台。目送着那些别样的事物,好像它们从来也没有精彩过

何苦

西安的女贞树,冬天也不落叶子,刺骨的寒风里,依然郁郁葱葱。落雪后,雪花抱着叶子,叶子抱着雪花,一碰,就倒出一肚苦水。相比之下那深秋的银杏树,金黄的叶子,铺在地上有人捡拾时,就是一枚书签,被一本书抱着不知点亮多少个夜晚。更多的落叶,被风抱走像一袭穿过的婚纱,一摸,就是一个花样年华多少次,我一看到女贞树,就会想到风尘,想到韭菜一样的一茬一茬的苦楚,想到一个母亲的悲壮或命运。而此时,黄叶中的银杏树正穿起秋天的婚纱

被风被雪抱着,走了多少年,时而想做一棵女贞树,时而想活成一棵银杏树,只是无法回答何苦

婚礼前言

有前言就一定有个结束语。在婚礼现场有一对新人,向世人,展示了一则婚礼前言我记下的是,人这一生有三万多天,这一天,你们专门为我们而来,见证我们的婚礼。爱情故事,往往是在再平凡不过的桥梁。那天清晨的阳光,刚好照着婚礼前言,那温暖像一件贺礼,像一声道喜,又像一片掌声。我仿佛看到一对新人,在一座桥梁的三万多个站牌的其中一个上,相遇,相爱。他们高高地举着婚礼前言在晨光里,向下一个站牌,奔跑,那时,前言就是阳光

许久,我又记起很早以前,有一个台面上的人物,在开幕式上,大声宣读闭幕词。有人提醒:念反了此君一本正经地说:没事,开幕词和闭幕词反正迟早,都是我念。那天,也是阳光初照的早晨照此,我在想,那个婚礼结束语,一定已揣在这对新人手里

接受

我的一只手里,捧着阳光、雨露、春天,另一只手里,捧着风、冰霜、寒冬、两季空时,我已不在这个世间。我用一只眼,看一根草的生长,看一朵花的盛开,看一岁一枯荣,用另一只眼,埋葬一片残荷,一次落日,一场生死轮回。我用一只脚,记录登过的山,走过的路,跨过的桥,用另一只脚,丈量经过的峡谷、悬崖、劫难,渐行渐远中,双脚就踏出了两条路:一条是顺境,另一条是逆境。我还必须,抬起头,仰望天空、日月、神明,也还必须低下头,看清来去的路和尘世的风尘,还有死胡同时时刻刻都在接受安排。这一左一右、一上一下、一里一外中,都有命运伸出的橄榄枝,必须接受



李够梅 摄

吕梁山

马烽题

踏春

□ 肖继旺

3月20日,迎来春分节气。今年的春分刚好是二龙抬头,春和景明,鸿运抬头,真是个好日子呀。

春分这天,白昼与黑夜平分春色,美好与希望各占一半。柳丝抽新绿,繁花缀枝头,莺啼燕舞间,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生机,每一缕春风都携带着欢喜。

春分恰逢龙抬头,万事顺意好兆头,带着这份满心欢喜与对春日的期待,下午3时,我带上相机,从恒大华府出发,乘坐201路公交车前往吕梁如意湖公园。公交车平稳行驶,窗外春风拂面,道路两旁的树木渐渐披上嫩绿新装,城市在春光里显得格外清新明亮。一路风景随行,心情也愈发轻松,只想早早抵达湖畔,用镜头定格这难得的春日美好。

步入公园,满眼皆是盎然春意,扑面而来的是清新湿润的草木气息与湖水的淡淡清香。湖面碧波荡漾,微风轻拂,泛起层层细碎涟漪,阳光洒在水面上,波光粼粼,宛如洒落一地碎金,随波闪烁,灵动迷人。岸边垂柳早已抽出嫩黄新芽,万千枝条随风轻

扬,轻柔垂落水面,倒映在清澈湖水中,水色与绿意相映相融,构成一幅清新雅致、如诗如画的春日画卷。

沿着平整干净的环湖步道缓缓前行,一步一景,处处皆美。路旁整齐摆放的休闲座椅上,三三两两的市民悠闲而坐:有的闭目养神,静静沐浴暖阳;有的轻声闲谈,话着家常琐事;有的举目远眺,沉醉湖光山色,神情悠然自得,尽显岁月静好。草坪上,孩童们追逐嬉闹、奔跑雀跃,有的放风筝,有的玩游戏,清脆欢快的笑声在园中久久回荡,为明媚春日增添了满满的生机与活力。

不远处的开阔地带,几位晋剧爱好者相聚一处,吹拉弹唱,配合默契。婉转悠扬的唱腔随风飘荡,字正腔圆,韵味十足,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。不少游客闻声驻足,静静聆听,有的跟着旋律轻轻哼唱,有的拿出手机记录片段,沉醉在传统戏曲与湖光春色完美交融的美好氛围之中。往来游人络绎不绝,大家或结伴漫步赏景,或倚栏远眺风光,或在桥头、湖畔、绿树旁驻足合影留念,用一张张照片定格春光,记录下平凡又温暖的幸福瞬间。

我拿着相机一路走来,不愿错过任何一处动人景致。将垂柳依依、湖光粼粼、游人笑语、戏曲悠扬一一收入镜头;从休闲座椅上的悠然闲适,到合影留念时的灿烂笑容;从拂面而来的温柔春风,到波光潋滟的清澈湖水;从枝头初绽的繁花,到林间穿梭的微风,每一幕、每一景都让人倍感舒心惬意,流连忘返。